

儿时,日本飞机在宁波城中丢了一次炸弹。我上的斐迪中学是英国教会所办,在校舍顶上画了一面大英国旗避炸弹。学校离我家不远,但是父母还是觉得不安全,携了全家赴乡下祖居汪董村避难。那时比我年长3岁的哥哥南山已到上海入学,在英租界的姑父家居住。

我与比我小2岁的弟弟乐山在乡下生活闷得很,除了读书解闷之外,牵挂学校中的朋友们。某次,母亲应邻居姑妈的邀请,乘了划船去邻村相亲,携了我们同去,我们不懂相亲是什么意思,后来才知道目的是替大哥找媳妇。我们见到的是

一位温静怕羞的乡下女子,回来后与母亲争吵,正在上海受教育的哥哥怎么会要一个不识字的乡下老婆。当时我们正在阅读巴金的《家》,对母亲的旧礼教意识不以为然,弄得也识字。母亲非常不好意思。可是她对儿女幸福的关心却未停止,某次我甚至听到她要替我与舅父的女儿做媒。表兄妹之间的情爱,我们在旧小说如《镜花缘》和《红楼梦》中常常读到,可是我的脑袋那时已经充满新观念、新理想。我们甚至把《家》与同类小说介绍给爱读言情小说的母亲,我与表妹之间的故事也就不了了之。邻居一位老太太一见到我,就会向母亲预言:“阿渭(我的小名)大了一定要娶个外国老婆!”她的话果然一言而中。

我之提起自己在童年时的经历,是看到近来读到有关当下中国社会男女嫁娶的新闻。据说,目前在北京的一间大商场中设有一个专替富男与美女做媒的专柜,收费为国内许多暴发户百万富翁寻找姘头。经营这个专柜生意的杨姓女子本人只不过28岁,已成为此类新兴

生活中的小细节,随处可见,如果你留心的话,会从细节里,看出一些大端倪。餐桌上尤其如此。

如果你单纯地以为饭局就是吃饭,是犒劳自己的好机会,那就错了。记得刚工作不久的一天,我们部门与客户有一个重要的晚宴,女士们都忙着换衣,打理头发,化妆什么的,我们的女经理却在吃饼干喝咖啡,让我们非常诧异。难道她忘了晚上的大餐了?

女经理说,赴宴之前不仅要吃点东西垫垫肚子,也要喝点咖啡提提神,到了晚宴开始的时候,才不会因为肚子饿而大吃大喝,有失体面;咖啡也可避免忙于吃,或吃太多而导致脑筋迟钝,错过与客户交流时的一些重要信息。她还补充,这并不是她首创,《飘》里的郝思嘉,赴宴之前,也会吃点东西。

行业(交友征婚)的先锋,她的目的是招揽敢出巨资的新百万富翁(也有女性)客户,代为他(她)们寻找百年好合的对象。她手下有几个小组,被分派到各地寻找样貌姣美的女子(或英俊的帅哥),以满足甘出巨资的百万富翁的要求,完成交易。上海有个主顾提出了几个未来妻子的必要条件:1、年龄(必须在22岁至26岁之间);2、皮肤(必须白嫩犹如光滑玉器);3、必须是个处女。

杨女士说,这些富翁条件太高,因此她收费也高。某次她出色完成工作,客户竟给她3万美元作为额外酬劳,约是同业工作者年薪的5倍。

某次她在商场中偶然瞥见一位闲逛购物少女,她自言自付:“完美的皮肤!”“姣丽的脸孔。”她马上去搭讪说:“对不起,我是征婚公司的,您是否在寻找意中人?”

一个应该是富有理想的中国现代社会中,说到相亲、做媒,竟另有一种怪象。有一位外国记者报道,他在北京天坛公园见到一个怪现象:一位年67岁的寡妇张贴广告替儿子找媳妇,招贴纸上

有言:“找媳妇:单身男性,1977年出生,身高192厘米,中学毕业。在北京有工作。”做父母的如此勤勉替儿子找媳妇,在今日中国社会,怎会有好效果?她怎可与上述那位得了3万美元偿金的杨女士相竞争?

像杨女士那类婚姻介绍所,据说在过去5年来已在许多大城市中出现,收费奇高,做法各异。令人叹息的是我梦想中的理想社会,近来怪异现象越来越多的。最近又看到朋友传来一批女式时装的照片,发现某些时髦女子已在流行一类难以启齿的暴露服装。此等现象出现在我理想中的国家,令人唏嘘不已。

小时候,在光线昏暗的雕花大床上哭了一会儿,有时候是五分钟,有时候是半个小时,总之,看妈妈手里的活儿还有多少,她会走过来轻轻拍拍我,说,睡吧!

睡吧!一句点石成金的谰语,两个字就使我觉得被宝贝了,觉得好了,那些悲伤都远了。考了七十分,小娟踢了我一脚,在课上辛苦拆了袜子上的彩线编的花儿被老师没收了……所有委屈都不算什么,我开始入睡,并且真的睡着了。那个过程,就好像全身心化作一团慵懒的红豆沙,慢慢被攻陷,变得糯软微甜,失去形状,包裹在厚厚的、温暖的面团中。许多梦早已蹲在床边等我,它们荡漾着涌过来,于是我微微发酵——难道你没有发现吗?人最重要的长大,其实都是在睡眠中发生的。

有多少早晨醒过来,小时候,在光线昏暗的雕花大床上哭了一会儿,有时候是五分钟,有时候是半个小时,总之,看妈妈手里的活儿还有多少,她会走过来轻轻拍拍我,说,睡吧!

那商标有点像半个蝴蝶结,设计用了深棕色为底,金色、奶黄色点缀着,贵族气,是她喜欢的。每次坐在这里临窗的咖啡座上,就会想起她,外面人行道上的熙攘,周边那些年久的专卖店,都是她倾注深情的。这家西点餐馆,在她笔下屡屡出现,说当年如何洋派,侍者西服笔挺,擦得铮亮的西餐刀叉按规则放好,客人用餐时,永远毕恭毕敬地陪侍在侧随时听候需要。“文革”时坏了规矩,以野蛮粗放为荣,客人来了,抓一把筷子撒到桌上,哗啦一声,“赛过施粥棚”——她用她擅长的上海话描写。

知晓程乃珊,很久了,她写的书,那些她津津乐道的生活,是我完全不了解也无法亲近的。后来因为工作关系,我们有了来往,再后来,我所在的杂志社搬到了南京西路办公,程乃珊就住在附近,中午到隔壁



丽江古城 (中国画) 韩硕

我们从镜中,从墙上的影子里,看到了新的自己。

许多许多年,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,我唯一的愿望是身边有一个直通大地的洞穴,有招手即来的黑夜,好让我睡着。我觉得动物是不

睡吧

王春鸣

容易的,蛇、青蛙、乌龟、熊,它们的生命里必定有大于我的困境,所以它们必须年复一年,为自己寻找黑暗之处冬眠。种子在变成幼苗之前,也必须睡上一觉,其中那些饱满的必定会醒来。而我之所以长得不好看,成绩不好,挣不到许多钱,都是因为我没办法冬眠,有时候,长长的睡眠显得那么必要,又那么奢侈。

小时候根本不在意被褥枕头是怎样的,只要睡眠和夜晚一起到来

孝顺。傅母肥胖,有高血压,却爱吃肥肉,有时还为此事向儿媳发火,见此情形,傅斯年便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,向母亲说明利害关系,以求得母亲的理解。晚上,他又悄悄地对夫人俞大彩说:“母亲年纪大了,别无嗜好,只爱吃肉,让她吃少许,不比惹她生气好吗?”七七事变后,傅斯年委托一位办事员去接母亲和侄儿。侄儿

大师的孝心

张光茫

百计将已过古稀之年的母亲,从安徽接到重庆。每言及母亲逃难之事,傅总怀歉疚之情,他曾对同事说:“老母亲能平安至后方,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?”

决意活出彩虹

孙小琪

弄堂里的面店吃饭,几次遇见她,陪着年迈的母亲,也来午餐。她说你们到这里来太好了,然后总要介绍一些周围环境的过去今天。因为杂志社所在属南西街道,也是她引为骄傲的户籍所在地。后来我们便会常常在一些社会活动中相遇,有时候让她写些什么,总是有求必应的。

程乃珊成名早,她的笔触渐渐只向着一个方向,写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上海生活,其中很多是这个城市的一小部分有点钱或有很多钱的人,因为受过的教育和视野,怎样穿戴打扮待人接物,怎样在一呼一吸一举一动中,勾勒出



程乃珊

就好。如今,睡醒醒醒,醒醒睡睡,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粗糙。而对于睡眠,也越来越渴望和热爱。我需要棉花褥子,清洁的土布床单,散发出桑叶清香的蚕丝被,伤了大心的时候,还需要月光。可是这一切都抵不上妈妈的两个字:睡吧!所以我开始对枕头要求苛刻,别给我换枕头,它是我大脑的存盘,日复一日的梦都在里面存着,和野菊花、荞麦壳、棉絮、蚕沙、决明子们还有我自己的气息混杂着。有时候在太阳下晒它,轻轻地拍打,也会感觉到某些看不见的东西在四散流失。这个枕头,小树也爱它,他说妈妈不在家的时候,闻闻它就像和妈妈在一起了,就能睡得好。

睡吧!睡觉是一个仪式,在每一天的最后,将自己清洗干净,卸下妆容和衣饰,有时候还有内心的重负。月亮在你闭上眼睛的时候,悄悄来过。

“母亲不在的时候,我正在买棺木,没有亲送。我回来,已经不在了!”母亲去世后,他万分悲痛,改名李哀,号哀公,屏谢杂席,闭门守哀,感叹“幸福时期已过”。出家后,李斩断一切尘世情缘,惟独对母亲的感情难以割舍。他在《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》一文中说,1918年正月十五他皈依佛门,“二月初那天,是我母亲的忌日,于是我先两天就到虎跑去,在那边诵了三天的《地藏经》,为我的母亲回向。”此后每逢亡母重要的冥诞,他便书写《地藏经》,以此功德,回向亡母。

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大师以其渊博的学识让我们敬仰,而作为孝子的他们,也同样以高尚的人品令我们感动,堪称我们的表率!

十日谈

感恩母亲

钥匙是母亲的特权,我想有一天也能拥有一串钥匙。

人们感觉中的“海派”,点点滴滴都精致又矜持。进入新世纪,上海街头的时尚和怀旧成了时髦楷模,人们挖空心思要复制出上海曾经的奢华风景,程乃珊熟悉这一领域种种细节,她热爱这个相伴一生的城市,有很多话要对这个世界说。

最近几年,她的视力大减,每次见面总要打招呼,说我眼睛不好,看不清楚,不敢主动叫你,对不起。到会场坐下来,就拿出几个放大镜、眼镜,都很漂亮精致,有的小巧如配饰玩具。她说她在各种报刊上开了五六个专栏,我说那很难,她说是的,但是如果觉得不适宜她是不大会坚持的。她知道关于自己的一些舆论,有时会哈哈笑着说,我这个人,本来就俗啊。揶揄和自嘲后面,有坚持和冷峻,有时候,也很勇敢。

有一次,在一个很有规模的活动,饭桌上,大家议论当时风靡上海的立波秀,学那句“奈伊卒特”,程乃珊大声说,那是以前黑社会在特殊场合的极其糟糕的话,是“随便那能啊不好讲的呀”(即无论如何也不能说的意思)。见各位似信非信,她扭头又对我反复解释,说那是绝对不可以的。程乃珊在写上海“阿飞”的文字里,曾为他们正名,说那只是一些喜欢另类装束和行动的人,无关道德,许多“飞男飞女”活得很精彩。她描写他们的人生愿望,是“决意活出彩虹”。我读程乃珊最后的文章,觉得她写“我热爱南京西路”,那发自内心的呼唤和依恋,连同她留下的倾注她所有心血和情感的作品,为上海这座城市,留下了宝贵而耐读的长卷。

虞美人

徐天一

临江仙
怀苏子瞻依小山韵
雨散风行苏子句,难寻形迹亦相亲。鬓边飞动避尘巾。当时逢李杜,隔世错仙人。瘴雾难销红蜀锦,尘枝倒挂绿毛身。天山瑞草报频频。东坡园不废,苦雨泽青春。

西江月
忆故园地黄次东坡韵
细雨霏霏染土,斑斓悬圃谁通?阳春花气淡香风,吹醒少云如梦。几片水纹深翠,一筒纯酒轻红。吮时不觉是情浓,惹得乡思今动。

东坡引
谒秦城苏轼祖籍纪念馆

谪仙原祖北,苏邱也。纱幘。琉璃泻作眉山绿,清秋孤梦熟。风雷步韵,行云驻足。山秀骨,心藏玉。花胎艳息连瑶木,真人天际读。

咏倒挂子

绿毛非是尘中物,东海珊瑚骨。低头倒挂亦仙姿,只系碧云春树万年枝。蛮烟瘴雨鸣么凤,唯有天人懂。一声长叫缀天风,犹唤岭南千里早梅红。



夜光杯